巽之九三入于坤體是入于西南安靜之域坤為衆
朱氏曰蹇難之後人皆厭亂四以平易之道往順乎
衆而衆與之是以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
往有功也皆指九二言也謂無所往而來反乃可以
得中道趨乎安靜也有所往而夙為乃可以成功業
圖其安靜也此以卦變釋卦辭而言靜以處解也程
氏曰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壞而後禍亂生聖人
釋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當正紀綱明法

雷雨之作陰陽和暢敷散而為解此天地之所以解萬物之屯而萬物被其澤也君子體之過輕則釋赦之罪重則寬宥之此君子所以解萬民之屯而民被其澤也蓋赦宥者固難解之後與民更始也難之作皆起於小人所以開其自新之路以解天下之難也天地與物為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為新故赦宥行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居解之初難既解矣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初六

邪佞者中道之蠹也曲學者直道之賊也一邪之種類未絶則前難方解而後難復生矣叔牙既誅若可解魯難矣慶父在季友之掌握而不窴之遠土未幾而復有簒弑之禍欲得黄矢而貞吉可乎五王黜武而興唐若可以解唐之難矣武三思在其刃下而不即置之典憲未幾而反斃於姦惡之手欲得黄矢而貞吉可乎是知邪媚未去則中直之道未有得行者也象曰得中道也謂得中以行正也或曰天下之難

必格不中則雖甚必亂力直中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柔之質險詐之極而位乎九二大臣之上何異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乘馬以行於大逵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而醜之其致寇也必矣小人竊竊位雖勉為正事而

有仲山甫既明且哲之德然後無媿於鏘鏘喈喈之
美必有韓侯虔恭爾位之德然後無媿簟茀錯衡之
懿不然處非其據國人疾之其禍殆有甚於懿公秉
軒之鶴矣徐氏曰負謂上負九四乘謂下乘九二三
以柔處二剛之中頑然不解故有負且乘致寇至之
象貞固守此豈不吝繫辭夫子釋之曰作易者其知
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慢藏

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指初與三也四雖陽剛然以陽居陰於正道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解去其初與三之小人然後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夫稂莠之除嘉穀之合也蕭艾之衰蘭芷之集也異類之踈同類之親也遠邪黨則正人親去凶人則吉士合今以剛健如九四協比大君如九四而下應初陰

如一拇之在足是小人也近比六三如一拇之在手是小人也四於比時能解而去之斥而遠之則陽剛之朋胡為而與我不相信哉象曰未當位也唯其不當位故聖人有此戒於正不足復比小人則與君子之誠有所不至也安能使君子之朋至斯孚乎薳子馮比八人而申叔晦遠之郭子儀信吳曜而僚佐去之此失解拇之義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

之士與我相信其失位失職者亦信其非濫罰也殆如天地雨露萬物而枯木朽櫟之不被其澤亦信其無偏潤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而沒齒無怨言何也以其足以信服其心也諸葛廢廖立于沒後而反使之垂泣思慕何也以其足以信服其心也故君子有解之道孚于君子未足見其大孚于小人乃足見其大也象曰小人退也小人雖退而有以孚之服其心也雖然燕雀之不可為鳳凰昆蟲之不可為龍龜

固局於氣質之偏而不可變人為萬物之靈其中其秉彞其性命小人與君子其初本一也使小人因其信服之頃悔悟自新未有不可為君子者何苦自賤其貴自賤其天甘為小人而歆羡仰慕君子哉程氏曰君子之所解去者小人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射而獲
之者上六也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公也六三之悖亂
遇上六射而獲之悖亂渙然離散而無餘矣此解之
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嗟夫小人之為害其
與鷹隼無以異也口含王憲手持王爵而冒據天位
之尊者即隼之騺翮當雲霄也貪而竊祿嗜利無厭
下以摯搏一世之生靈即隼之攫身思狡兔也固位
持久窮極不去至於終有永其老姦巨猾之名者即

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宜是克己之損與制物之損實一事也噫天一之水用之以潤五穀則為善用之以潰城郭則為惡地二之火用之以烹飪鼎則為善用之以焚宮室則為惡大易之損用之於君子則為善用之於小人則為惡自損道之不明於後世於是有窮征極斂損天下以奉一人者矣於是有嚴刑峻法損民命以逞已威者矣於是有峻宇雕墻酒池肉林損民財以供耳目口腹者矣於是有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損民力以事外夷者矣

於是有滅情蕩性損天性以益人偽者矣嗚呼使其知損有孚之㫖聞二簋可用享之說則能遏人欲以存天理絕浮華以尚質素豈至於是耶此擇善之不可不精也程氏曰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此以卦德釋卦名義也以兌澤之深而益艮山之高是損下益上之義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亦損下益上之義故云其道上

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損而有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夫子以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無別文之與實本相須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居下上應六四之陰四賴初之益者也初乃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上无咎之道也然損者人之所難而初又最下不可過損損之太過則其本傷矣必斟酌其義之淺深而不失損己益人之道可也夫下之益上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有疾敬趨事之心則可以无咎有惰慢避事之意則不可以免咎先天下之

九二以陽剛之賢而應六五柔中之君此亦損下益
上也然二以兑説之資而以剛居柔不正以柔説不
正之道適所以損之也聖人固戒九二利於貞正以
柔説之道而進則凶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
益之也夫下之益上於柔邪則宜於自損於剛中則
不可自損如其益上而損其剛貞則諛佞舌諂媚
上心柔邪巽説逢迎風旨將何益於君德奔競成風
敗壞名教將何益於人心上無道揆自我惑之下無

乎内此剛柔之相應而致一者也曾謂人道匹配可
得而三之耶所謂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亦
致一之義也自此義不明於天下君臣之間至有一
國三公而名政出多門之禍夫婦之間至有娣媵爭
寵而致嫡庶爭立之禍是皆不知致一之道也今損
之為卦下體為乾是三人同行也而乃損上爻以益
坤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三以一陰而應乎陽上以
一陽而應乎陰是一人行而得其友也三而損一以

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或益之者非一人也十朋之龜亦協從故元吉夫損之六五以柔中之德當損之時是能謙虛以下人也是能柔順以從善也是能脩已而從陽剛之輔者也由是勇者効其力智者効其謀近者通其明遠者獻厥聰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乎上其曰或益之者謂益之以衆知所以見人心之從矣天下之以心感者既服協助矣鬼神之以氣感者豈不叶助乎合而言之有天下之

施濟衆與僑之乘輿濟人其事同也而鄭政不得班帝朝何也武王之散財散粟與梁王之移民移粟其事同也而梁德不足以侔周德何也蓋无所損而益人者其惠廣有所損而益人者其惠狹古人之與後世其事業不同抑以此而不同歟使聖人必待自損以益民是由以一炬之火而照萬里之晦以一危之水而填萬仞之淵四方萬里羣黎百姓安能周徧而無遺乎今損之上六所以无咎所以其占貞吉所以

立中正之法而不離乎善亦此道也助徹之法可通
萬世所以利有攸往此道也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所以得臣無家亦此道也則弗損益之之說其聖
人治平天下之大法乎上之人欲行弗損益之之道
盍於井田學校而追思焉雖然好行小惠而不明大
體者固不可與語弗損益之之義若夫當損而不損
則途有餓莩而不知發老弱轉于溝壑而倉廩實則
又有悖於損上益下之義而為聖經之罪人也程氏

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故利有攸往可以常行者無非理義之當然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以卦象釋卦辭也震巽為木木主仁益之道可以濟險難扶顛危震木動於下巽木動而順於工順理而利涉大川亦無非仁道之流行耳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此又即卦德卦體以贊卦義之大也無疆以悠久言無方以廣大言與時偕行又言凡益之

過所以求益於己也聞義不能徙雖曰見善無益也
不善不能改雖曰知過無益也君子體風之巽入而入
于正道所以必遷于善也體雷之震動而動其悔心
所以必改其過也其所以益己者自盡如此則推之
益物亦自此而推之耳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
也
吉是事咎是道理初九當損上益下之時在下為四

之為勝任自無過咎也伊周以之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德足以受幽明之益其身守之則有正己之善其君用之則有格天之善六二以柔順中正之德而當受益之時虛中無我中正無偏於人心則樂告之以善道於鬼神則樂告之以福祐反之吾身其正道可以終身而不渝正論可以終身而不變正行可以終身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者決也以五陽決去一陰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去小人當顯明之於公朝以正其罪故曰揚于王庭又當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

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自治其私而不可
專尚威武則利有攸往也皆聖人設戒之辭夫以公
道而去小人此不易之說也然以公道而去小人亦
有濟不濟者焉孔子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以公道
也舜去四凶于聚衆之朝以公道也其行誠利矣以
裴度而斥皇甫之姦邪其說非不公也而反為皇甫
逢吉所擠張九齡指牛仙客之目不知書非不公也
而反獲荆州之貶豈去小人者公道不足恃耶亦所

以行公道者有不可以直遂也夬之君臣其必揚小人之罪于王庭若曰上六陰柔邪說非帝王之佐而冐處諸賢之上是猶以履加冠以足加首此誠天地鬼神之所不祐四海萬方之所不與不去之則道化何以宣明風俗何以移易人心何以復治也揚于王庭者以此然小人既在高位豈無私人故舊之在朝而不可盡去者乎防慮之周尚庶幾焉樞機不密階之為禍於是至誠命衆而以危道防之告於其國而

長乃終也一陰決去即爲純陽乃剛長之終也合而言之揚于王庭始之以公道也孚號至即戎行公道之事也利有攸往行公道之效也徐氏曰君子之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無能爲不盡去之而存其孽也唐五王不去三思而患生於所忽宋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董氏曰孚號有厲合開口處便須有斂從自家頭上落也須着說但使功過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朱氏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其危猶曰其亡

而冒然亟欲去其竊位者不思彼之得時者何如而奮然欲斥其得時者解有不受其咎況小人之勝君子其心險於山川其忍毒於豺狼其謀深於坑穽吾而危言正論彼可以賣直而譏我吾而明道正誼彼可以傲世而斥我吾而薦揚正士彼可以朋黨而籠我初九以陽剛而居在下之位又居夬決之時任壯前進是壯于前趾也然以初言之則居下而无位无位則无時也无位无時而勇於前進其能必勝乎要

二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於過此狄仁傑從容存唐
之事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與小人本皆人耳其正邪之判特判於心術之
微君子悞與小人合何世無之特不終其過而能去
其係累之私則其凶可吉其汙可潔其晦可明也以
岳之賢而薦崇伯以旦之聖而使管叔以樂正子之

學古道而從王驩以孔明復漢之忠而信馬謖不拒
絶之反壯其名位不鄙夷之反壯其志謀或以之敗
績或以之生變或以之而見排於師門或以之而見負
於敵國是皆君子之過耳然天下後世不以晉明其
姦邪而不惑之也終能裁制情愛而不累之也頋為
在上之物者上六是也陽為上六之應九三是也諸
陽方同力而去上六九三乃與之為正應是以陽剛
而壯助上六之陰柔以君子而壯小人其凶也不待

言惜之也噫以小人之陰邪而陷於人欲之深者固不足道以九四稟剛健之氣與君子同類而同去小人乃不中不正如此此憚於聽言倦於改過又如此是此身已陷於小人之域也豈不甚可念耶是知君子決小人固聖經之所望君子而近小人尤聖經之所深戒也九三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夬何也九三以陽居陽得其正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也

揆之義理則未容以易言也夬之九五以莧陸夬夬言之又以中行无咎言之君子之去小人不以振蕩排擊之為可喜而以周密詳悉之為可貴不以威命明赫者為可嘉而以施行之中節者為可尚是以古人去上位之臣以不廉廢者姑曰簠簋不飭以汚穢淫亂廢者姑曰帷薄不修以罷軟廢者姑曰下官不職又反而求之必使吾之施為舉措無一悖理斥黜之中溫厚具焉韜晦之表威嚴肅焉大中之理毫釐不過

必如是而後无忝於莧陸之夬夬也象曰中未光也
謂其比陰柔而中未光大故戒之也楊氏曰唯小人
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
尊尊則僭僭則強強則難遠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
其晚號尚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
以竊其首殺之者夬夬也遣盜者中行也誅一小人
而无變者无咎也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
羞矣豈足以為光大乎九五以之象曰中未光事雖

於此時而有所號呼是誠如飛廉之惡而武王不得
而赦之如管蔡之惡周公不得而親之如少正卯之
罪孔子不得而進之也悲哉上六之窮聖人雖有愛
[illegible]心末如之何也已矣終不可長也无所號咷
[illegible]然則上六一爻其小人之藥石乎李斯父
子潘岳友朋臨刑之時正如此耳程氏曰夬者小人
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
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亡也

周易衍義卷十